

真正横扫欧洲大陆的，也许不是蒙古帝国的滚滚铁骑……

Atypical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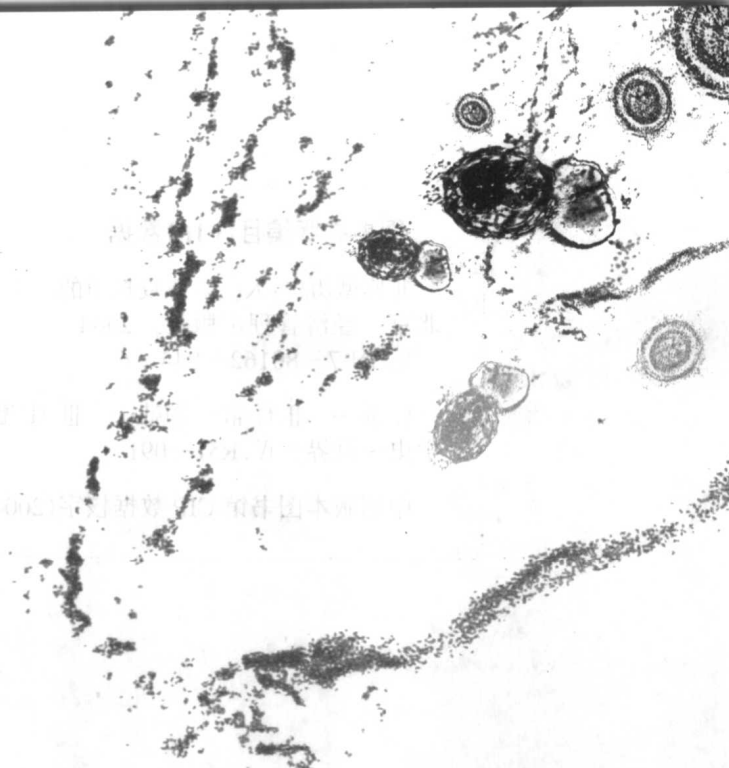
非典型历史

人类与瘟疫抗争的故事

Struggles Against Epidemics in Human History

常白 / 韩星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Atypical History

非典型历史

人类与瘟疫抗争的故事
Struggles Against Epidemics in Human History

常白 / 韩星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典型历史:人类与瘟疫抗争的故事/常白,韩星著.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ISBN 7-80162-844-6

I. 非… II. ①常…②韩… III. ①瘟疫—防治—医学史—世界 IV. R51-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4860 号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邮编: 100038

印刷:北京市银祥福利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王光艳

技术编辑:晓 成

责任校对:叶 子

787mm×1092mm/16

13 印张

216 千字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0.00 元

书号: ISBN 7-80162-844-6/G·2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010)68022974

邮编:100836

谁不是昙花一现？

秦全跃

1

SARS 那阵，常常噩梦不断。第二天噩梦醒来是早晨，打开电视，翻开报纸，“非典”又增了不少，疑似又添了许多。就连亲朋好友打来的电话，说的不是北新桥又隔离了哪儿，就是北方交大又封了座楼。天天都是这种消息。瘟疫当头，谁还能不做噩梦？晚上噩梦，白天还是噩梦。

转眼间 SARS 走了，满以为劫后重生的人们都能养成讲卫生的习惯。不尽然！随地吐痰的还是随地吐痰，不讲卫生的还是不讲卫生。有人说，这就是人类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本性。我常对人讲，“非典”犹如下雨打伞，雨来了，人们打起了伞；一旦雨过天晴，人没事打伞干嘛？于是，人们做噩梦的习惯便成了做美梦。人生生死莫测，今日不知明日，去舞厅的多了，吃海鲜的多了，连网上一夜情的都多了。遗憾的是，对防御瘟疫的认识仍不见多。

常白、韩星两位博士聪明过人，而又执着偏激，非要写一部介绍世界瘟疫史的书。尽管我几番阻挠，还是力争不拔，最近就要出版。这本书究竟有何不同？就是写得深，写得透，写得与众不同。唉，太累！“非典”都过去了七八个月，十五的月亮十六能圆？哪怕这本书写得再糙、再次，倘若能在当时出笼，恐怕也能卖得欢。迟了七八个月，任你写得再深、再透，这又跟羽绒服夏季反季节销售有啥区别？这两位博士说，我抢不着初一，还抢不着十五？什么时候十五也热闹不过初一，任凭你这书写得炉火纯青。

前不久，传来官方不是官方、民间不是民间的消息——“非典”疫苗即将问世。再一细看，原来只在动物身上做过些试验，尚未真人、真枪、真刀地动真格。中国人有个毛病，甭管成不成，大话先吹出去再说，管它明天下得了台不下了台，要的就是这吹牛的快感。也许这一阶段性的快感就是某些人的追求，兴许哪一阵快感就能兴奋得引来不少钱财，这就是投资。有快感就有投资。我们不懂，有人懂。

当年希波克拉底发现古希腊疫情并未波及铁匠后，并没有动用媒体大肆渲染（当时也许没有媒体），而是亲自放了把大火去加以证实。希波克拉底这个家伙颇有些傻，倘若当时先做个秀，一堆傻冒兴许都会投钱，岂不是又

除瘟疫又挣钱？可惜，他老人家不懂。白白放了一次大火，瘟疫除了，钱却没有挣到，这就是世界医学之父的悲哀。可能正是出于没挣到钱的可怜，人们才又补给了他一项世界医学之父的桂冠。如此比较，我们也真不知，发明“非典”疫苗的那些人和希波克拉底，到底谁比谁傻？

号称发明“非典”疫苗的那些人，甭管能否发明得了都不会有人去追究。随便说一说，反正人活着还不是昙花一现。尽管有一些趁着“非典”出的书水平要多差有多差，但毕竟有人挣到了钱，人活着还不是昙花一现？

希波克拉底又怎么着？问问大街上的人，十个有八个不知道，不还是昙花一现！常白、韩星写了这本《非典型历史》，执意请我做序。我对他们的忠告是：这书写得再好，卖得再棒，一样也是昙花一现！

前 言

据说，战争、瘟疫和道学家是上帝惩罚人类的三个法宝。道学家能够带来的损害不好估计，但战争和瘟疫的手段还是有目共睹的。见到这四个字，人们的头脑里就会闪现阴沉愁惨的种种画面；想多了，晚上会做噩梦的。

本书讲的不是战争，而是瘟疫。瘟疫刚刚离开没有多久，皮肤上的凉意还在。我们不需要多说战争和瘟疫的高下，大家心里都有谱。正因为如此，虽然眼下讲瘟疫有赶时髦的嫌疑，但我们还是觉得有必要讲讲瘟疫。

我们不想板起一副专家的面孔来讲瘟疫，首先因为我们不是专家，没有专家的底气；其次，也是因为我们私底下觉得瘟疫与战争一样血腥，专心致志地谈瘟疫吞噬生命的场面，不太合我们的口味。倒是天底下的这些凡夫俗子孜孜不倦地与疾病斗争的故事，更能勾起我们的兴趣。所以，本书讲的，都是瘟疫之中的人的故事。

瘟疫对人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自然意义上的“优胜劣汰”，重新实现自然与人之间的平衡；另一个是社会意义上的，活下来的人想方设法地保证自己能继续活下去，他要改善医药卫生水平，他要改变自己的居住条件，他要改革社会中的种种相关制度，等等。所以，瘟疫过后总会或多或少地出现一些社会生活方面的改进，这是病菌不自觉地为人效力结果。瘟疫所引起的公共卫生问题曾经带来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尤其是在工业化早期，城市里的下层人居住条件太差，营养和卫生状况令人担忧，成了滋生瘟疫的温床。可是，瘟疫赋予人所缺乏的平等精神，它对社会各个等级一视同仁。从某种意义上说，瘟疫比武装起义更能实现穷人的福祉，因为它使得大人先生们深刻地认识到什么叫“四海之内皆兄弟”。

SARS带来的改进我们是能够感觉得到的，这就是瘟疫推动着人类向前走的一个例子。很多人认为，改得还不够多、不够好。可是进步总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现在之前人类成千上万年的努力，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希望本书中的故事能够多多少少地写出一些前人为进步付出的代价。如果本书能够激起一点今人继续向前的决心和勇气，那我们的工作就是值得的了。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章 神殿下的瘟疫 / (1)

瘟疫毁掉的不仅仅是气吞山河的英雄，更有令人目眩的灿烂文明。逝者如斯，万劫不复！

第二章 横扫亚欧大陆的黑死病 / (13)

真正横扫亚欧大陆的，也许并非蒙古帝国的滚滚铁蹄，而是那令人魂飞魄散的黑死病。一个大陆乃至一个星球的文明史，从此被改写。

第三章 英国：在瘟疫中挣扎了两个世纪 / (31)

当年笼罩英伦三岛上空的，除了霏霏雾气外，还有瘟疫捎来的死神的恐怖气息。

第四章 天花：尚未结束的战争 / (51)

我们曾经兴高采烈地为天花送葬。可实际上，它一直徘徊在我们周围，而且变得更可怕了。

第五章 斑疹伤寒：拿破仑心中永远的痛 / (71)

雄心万丈的拿破仑一定到死也咽不下那口气。他也许会恨恨地想：“如果没有斑疹伤寒，哼！……”

第六章 “伤寒玛丽”的故事/ (85)

“伤寒玛丽”说过，即便所有的海水，都无法洗刷卫生当局带给她的屈辱。“伤寒玛丽”的遭遇，折射出了人类集体生存的“囚徒困境”。

第七章 霍乱横行 200 年/ (99)

从“骑着骆驼旅行”到“坐着轮船旅行”，霍乱从印度流窜到了全世界。在整个 19 世纪，霍乱是令人谈之色变的“世纪病”。而今，这个“逗号杀手”依然位列世界各国甲类传染病“通缉令”的榜首。难道它就那么难制伏吗？原来，它还有不少帮凶……

第八章 1918 年“世纪大流感”/ (121)

就是那个杀手！一年时间里夺走的生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多出几倍。它至今仍然逍遥法外，从来没有接受过正义的审判。

第九章 医院：疾病大本营/ (139)

我们的医院并不是天生就长着一副白求恩的面孔。托了瘟疫、疾病和形形色色伤痛的福，医院才从摇摇欲坠的避难所变成今天这副伟岸的样子。

第十章 “白色杀手”结核病/ (157)

作为一种“艺术家的疾病”，肺结核展现出了一片勾人魂魄的红晕的美。善良的书生们，往往忘记了红晕背后的森森白骨……

第十一章 最毒不过埃博拉/ (171)

几天之内死亡。病死率高达 50%~90%。病源不明。几乎无法治疗。死神在非洲发出了最恐怖的狞笑。

附录：历史上发生过的主要瘟疫/ (187)

参考书目 (195)

跋 (199)

第一章

神殿下的瘟疫

1

瘟疫留给人的是一些痛苦的记忆。死亡带来的恐怖，被病痛折磨的惨状，失去亲人的痛苦，哪一桩提起来都要让人摇头叹息不止，所以，很少有人愿意记录瘟疫。修昔底德是一个例外。由于他尊重事实胜于盲从情感，所以，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公元前 430 年雅典瘟疫的详细记录，细节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一、黄金时代

按照古希腊的传说，人类注定要经历四个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

黄金时代里，大地最初有了居民。这是一个天真幸福的时代。真理和正义主宰一切，人们不需要法律的约束，也没有高高在上的权贵。人们不用耕种，大地源源不断地提供人们需要的一切东西。四季如春，不用播种地里也会长出庄稼和鲜花，河里流的是奶、酒和黄澄澄的蜜糖。

接着是白银时代。宙斯缩短了春天，把一年分为四季。于是人们尝到了酷暑严寒之苦，不得不为自己搜寻栖身之所。要吃面包就得耕种，要吃肉就要捕猎。人类变得雄伟刚毅，但是，却骄横而不信神，所以，宙斯剥夺了他们永生的特权，以示惩罚。

青铜时代的人类更加堕落，禀性粗野，经常大打出手，但是，人类还没有达到十恶不赦的地步。而在黑铁时代，罪恶像洪水一样泛滥，没有了谦虚、真理和尊严，欺诈、暴力、战争蹂躏着大地。

人们说，公元前 5 世纪伯里克利领导下的 30 年，是雅典的黄金时代。当时的雅典商业发达、经济繁荣，人们生活富足。伯里克利在雅典大兴土木。一座座建筑拔地而起，显得异常宏伟，外观优美得难以模拟，因为每个

匠人都想用自己的精巧手艺把工作做得比原先设计的还要好。建筑的速度更是惊人。每一项工程看来似乎都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但是，这一切都是在一届政权之下的全盛时期建成的。雅典被粉饰得金碧辉煌，浑身戴满贵重的宝石、雕像和价值累万的庙宇，活像一个珠光宝气的贵妇。一些雅典人对伯里克利大肆攻击，说他挥霍公款，把国家每年的收入用得一千二净。于是伯里克利就跑到公民大会上，问雅典人是不是嫌他花钱太多。大家都说是。于是伯里克利就说，那好吧，就不算是为你们花费的，都算是为我花费的，在那些献给神的建筑物的题款上都只写上我的名字好了。雅典人听他这么一说，马上高声大喊起来，让他尽管从国库里取钱，用到一个子儿都不剩才好。雅典的黄金时代就是这样。



公元前 430 年左右的雅典城市复原图

但是，传说中说，人类是注定要走向白银时代的。公元前 431 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爆发了将所有希腊城邦都卷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这场战争是从一个城邦的内乱引起的。内乱的一方向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的哥林多求援，而另一方则投靠了雅典。于是，雅典攻占了位于爱琴海北岸的哥林多的领地，并对支持哥林多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国实行经济封锁，禁止他们的商人在提洛同盟成员国进行经济活动和利用提洛同盟成员国的港口、市场。虽然经济封锁给人一种和平的印象，但实际上总是伴随着战争和流血。

哥林多的使节团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会议上强烈抗议雅典的霸权主义行为，极力主张伯罗奔尼撒同盟立即对雅典发动报复性战争。于是一个城邦的内乱终于演变为两大同盟间的全面战争。



战场上的雅典士兵

伯里克利知道斯巴达陆军的厉害，因此避免与斯巴达在陆地上正面冲突，而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同时，以自己优势的海军力量对斯巴达沿岸实行攻击和封锁，希望以持久战的方式拖垮国库储备远不及雅典的斯巴达。就这样，战争的第一年，雅典占了上风。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伯里克利以其雄才大略奠定的战争优势，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面前霎时改观。

二、悄无声息的瘟疫

这场瘟疫是怎么开始的，没有人说得清。据说瘟疫来自埃塞俄比亚，由那里向外传播，首先蔓延到埃及和利比亚，并从非洲向外播散到波斯王国的大部分领土，然后突然出现在雅典。

修昔底德用“突然”一词来形容这场瘟疫，写出了雅典人毫无防备的状况。当时，战争正如火如荼，桂冠即将戴到凯旋的将士们的头上，对胜利的渴望飘荡在雅典的上空，而瘟疫不期而至。

时值初夏，首先得病的是一些郊区居民，他们没有水井，饮用的是积在蓄水池中的雨水。最开始，他们疑心是敌人在蓄水池中投了毒，谁也没有想到是瘟疫，可是后来疾病蔓延到城里，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加，人们才想起以前曾在附近流行过的一种类似的疾病。雅典的勇士可以征服伯罗奔尼撒人，却无法征服敌人的盟友“瘟疫”，这场瘟疫超过了希腊人所知的各次瘟疫，它来势汹汹，连守卫雅典的神灵都束手无策。

染上瘟疫的人很多都悲惨地死去，这些患病的人遭受了难言的痛苦和折磨，这样的场景比死神的羽翼更让人感到恐怖。完全健康的人和那些曾患有各种疾病的人都是瘟疫袭击的对象。染病的人突然开始发烧，眼睛变红，喉咙和舌头出血，呼吸急促，浑身不适，这是发病初期症状。紧接着病人开始

打喷嚏，嗓子沙哑，胸部疼痛，咳嗽，这是发病中期的样子。以后是肚子痛和呕吐。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病人会吐出医生所说的各种胆汁，其痛苦形状可以想象。而且大部分时间病人是在干呕，还伴有强烈的抽搐，有些病人抽搐的时间不长，也有些持续很久。病人体表的温度似乎正常，皮肤也不苍白，而是带红色和土色，身体一些部位会出现小脓包和烂疮。但是，病人的体内则似乎有熊熊炉火在燃烧，比酷暑更难忍耐，即使最薄的亚麻布也似乎具有棉被的功效，所以，许多人要完全裸体，可惜皮肤无法被脱去。有些没人照顾的病人跳进了大水桶里，让冷水浇灭他体内的火焰。然而这烈焰不可抑制，无论喝多少水，干渴始终如一，他们无法入睡，无法获得片刻安宁。

瘟疫激发了人体的潜能，当疾病达到顶点的时候，病人非但没有衰弱，反倒显出惊人的超强的力量，能够抵抗所有痛苦，但在第七天或第八天，病人多半因为高热而死亡。一些人逃过了高热的毒手，又要面临肠胃中的病变。肠胃溃烂，大泻不止。疾病拖垮了病人，这样的折磨耗尽了病人所有的能量，使他们多半难逃死亡的厄运。



古希腊浮雕中的瘟疫场景

活下来的人未必就是幸运儿。疾病在不能打垮人的时候，就要从人身上夺走一些战利品。病菌侵入到人的四肢、生殖器官和眼睛里，一些苟活的人失去了这些器官的作用。还有一些人，疾病攻克了他们的大脑，病愈之后，他们丧失了记忆力，不知道自己，也不认识别人。

修昔底德的记录成了后人不断想要破解的谜语，许多世代以来人们一直在猜测这是什么疾病。有人认为这是斑疹伤寒，并举出1915年在巴尔干地区暴发的斑疹伤寒为例。可是，猜测和争论只能满足后代的好奇心。逝者如斯夫。在雅典，无法言说的痛苦经历和难以描摹的真实恐怖，萦绕在古城上空。

三、死亡之城雅典

雅典人成片地倒下，也没有别的生物来填补人们留下的空间。许多死者的尸体没有掩埋，曝尸于野，而吃人的鸟兽都躲得远远的。如果有的鸟兽抵抗不住诱惑，饱食人肉大餐，那就难逃死亡的命运。食肉的鸟类和瘟疫一道从雅典消失，人类最忠诚的朋友——狗也遭到了和人类一样的命运。就连鸟

兽都远离了这座城市，我们可以想象雅典人面临的是怎样的孤独与绝望。

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一些治疗措施对有些人有效，而对另外的人完全无效。健康与羸弱毫无区别，因为体壮如牛的人与老弱妇孺一样死于疾病。贵族与平民平起平坐，能够得到最好医疗服务的人也难逃死神的魔爪。瘟疫一视同仁地将生命视为草芥，它在人们心中播下彻底的绝望。一旦人们得知自己染上了这种恶疾，就立刻屈服，放弃了一切希望和一切抵抗的力量。

人的躯体经受着瘟疫的考验，人的心灵面对着瘟疫的考验，而维持社会的道德与法律又怎能逃得掉这些考验呢？

礼貌和道德首当其冲。医生死得最多，因为他们与病人接触得最多，而对治疗疾病又束手无策。看护病人的人也一个个相继病倒，像羊群一样死亡。人们知道探望病人、看护病人就是在与死神打交道，所以，人们本能地放弃礼貌和道德。人们害怕去看病人，病人就因为缺乏照顾而死亡，一些家庭甚至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全家死光，这样悲惨的场景是震撼人心的。然而，教化也能战胜本能，舍生取义者大有人在，心怀悲悯而忘却死神者也大有人在。一些雅典人仍然坚持去探望和照顾生病的亲友，或者在亲朋去世之后，跑去安慰他们的家人。许多这样的人因而失去了生命，但却为活着的人所怀念。不过，最有同情心的是刚刚从疾病中康复过来的人。大难不死，他们一方面更加珍惜生命，另一方面由于亲身经历了瘟疫，更能体会到病人所忍受的身心折磨。一旦痊愈，就会获得对这种疾病的免疫能力，所以，活下来的人会得到各方的祝贺。一些习俗被抛弃了。雅典人厌恶火葬，认为这是埋葬死者的最可耻的方式。而瘟疫却使他们不得不低头。瘟疫兴起之后，雅典人采取了一项十分不明智的措施，把乡村居民大批迁进城里。此举如此匆促，新来的人进了城，却没有足够的房屋来安置他们，他们挤在空气不流通的茅舍里，挤在神殿中。垂死者的身体堆积在一处，半死的人在街上打滚，活人就生活在死人堆里。这种严酷的局面给雅典人安排了惟一一项工作：埋葬死者。然而没有足够的棺木，没有随葬品，没有墓地，许多人的家人都已死去，撒手人寰时已孤身一人。于是火葬流行起来，雅典人把死者抬到现成的火葬堆去，将尸体架在上面，点火焚烧，或者索性找一个正在燃烧的火葬堆，把抬来的尸体直接扔在上面，然后赶快跑开。这种场景在修昔底德看来实在是令人痛心疾首。

瘟疫还摧毁了法纪。既然生命都不确定，遵纪守法的愿望就化为了泡影。瘟疫还特别显示出人类命运的跌宕起伏。一些富有的人突然死亡；一些不名一文的人突然继承了死者遗留的财富；一些人突然看到了生命的不可

靠，就尽情地放纵，想增加生命的浓度来弥补生命过于短促的缺憾；一些人放弃了追求荣誉，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活不到能得到荣誉的那一天，戴在死人头上的桂冠又有什么意义；一些人开始嘲笑神灵，而在此之前他们对神总是必恭必敬，看到虔诚而守护神的法则的人与恶棍一同倒在路旁，敬重神的心灵也开始动摇；还有一些人在一团混乱之中看到了许多机会，浑水摸鱼的动机使得他们连城邦的法律都不放在眼里，况且未等正义之剑挥到眼前，瘟疫也许就将他掳走。这样的灾难更甚于战争。

四、脆弱的伟人

伯里克利是雅典人交口称赞的政治家，历史学家的记述中也充满了对他的溢美之辞，他是个坚强到几乎无懈可击的伟人，但是，瘟疫使他屈服了。

伯里克利的出生就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母亲待产之日，梦见自己生下了一头狮子，几天之后她就生下了伯里克利。在雅典人眼中，伯里克利的形体各方面都几乎无可挑剔，惟独头颅比较长，不成比例，所以，在肖像和雕塑中他总是戴着一顶头盔。教育使得这颗“大头头”更令人尊敬。在年轻的时候，伯里克利曾在当时著名的自然哲学家门下求教，芝诺就曾做过他的老师；另一位是阿那克萨戈拉斯，他给了伯里克利终生难以摆脱的影响，从他那里，伯里克利摆脱了迷信，消除了对未知自然的恐惧。在道德方面，伯里克利也持身自好，为人称道；在政治上，他能审时度势，在雅典推行必不可少的改革，深得民心。在当时的雅典，40年中伯里克利一直是众多领袖的领袖，其中有15年他都被选为大将军，统帅雅典强大的海军和陆军，进行多次远征。雅典在伯里克利的带领之下，逐渐强大，并与斯巴达争夺希腊的领导权，这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

雅典瘟疫发生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年。瘟疫撼动了雅典，却并没有撼动伯里克利的意志。瘟疫使得雅典人批评他的政策，他不为所动，继续已经开始的战争。他装备了150艘战舰，满载勇敢的步兵和骑兵，准备出海。这支队伍在一片混乱之中给雅典人带来希望，给敌人造成不小的恐慌。正当舰队准备就绪、伯里克利登上战舰的时候，忽然发生日食，天光晦暗，大家极为惊恐，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伯里克利看到舵手惊慌失措的样子，就撩起自己的战袍遮住他的眼睛，问：“这个可怕不可怕？这是不是也是不祥之兆？”那舵手答道：“这不是。”于是伯里克利又说：“那么，这个和那个又有什么区别呢？无非是那个东西比我的战袍更大，造成一个大阴影罢了。”伯里克利

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瘟疫的阴影渐渐向他靠拢过来。先是出师不捷，瘟疫和雅典人一起登船出海，士兵们开始死去，而凡是和雅典军队有过接触的人，也都病死。雅典人的怨气高涨，不仅剥夺了他的军权，还罚了他一笔巨款。

随后瘟疫走进他的家庭。伯里克利的许多亲友被瘟疫夺走了生命。他的长子不满他节俭的生活方式，与伯里克利矛盾重重，他死于瘟疫，至死也没有同父亲讲和。短短的时间里，伯里克利失去了长子、妹妹、大多数亲戚朋友以及许多对他的政治生涯大有用处的人。这些



伯里克利的胸像

不幸都没有使他丧失他的崇高精神，无论是在葬礼中还是在亲人的墓前，都没有人看见他哭泣过。直到他仅存的嫡传儿子过世的时候，他的防线才彻底崩溃。这次打击使他低下头，他尽力想要维持他一贯的风度，保持他崇高的气概，可是当他向遗体献花圈的时候，悲痛取得了最终胜利。他失声痛哭，流下了滚滚热泪，这是他一生中从来不曾有过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在继续，雅典人发现他们离不开这位才智过人的领袖，就再度请他回到政坛并重新执掌军权。而此时，他正心灰意冷地躺在家，伤心极了。他复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废除雅典关于非婚生子女的法律，使得他的家系能够流传。

这项法律是多年以前伯里克利亲手制定的。当时他正处于权势之巅，有几个嫡出的儿子，于是他就订出一项法律，规定只许那些父母双方都是雅典人的子嗣被算做是雅典公民。后来，埃及国王送给雅典一大批麦子，要在雅典人中分配。根据伯里克利的这项法律，人们找出了许多以前被忽略、没注意到的私生子，还有许多人被别人诬告。结果，查出的 5000 多人都被卖到外地去了，经过甄别保住公民权的雅典人是 14040 人。这项影响极大的法律，过去是由他提议颁布的，现在又由他提议废除，真是不可思议。但是，伯里克利的遭遇像是上苍的考验，这使得雅典人动了恻隐之心，觉得他受的苦也非同寻常，他的要求也是人之常情，于是就同意让他的私生子入籍。

后来伯里克利也染上了瘟疫，他的病情不是来势汹汹，但却缠绵不愈，时间拖得很长，身体慢慢地被病魔消耗着，心灵在无声中受到侵蚀。一个朋友在他生病的时候去探望他，他就把妻子挂在他脖子上的护身符拿给朋友

看，并说了许多“神灵保佑”之类的话，与战舰上以战袍比拟日食时已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病魔不但会使人身体羸弱，也能使人的心灵变得脆弱无助，伯里克利就是一例。

五、另一类伟人

瘟疫会毁掉一类人，也会成就另一类人，雅典的瘟疫造就了希波克拉底这位著名的医生，他的誓言至今仍为人传诵。



希波克拉底的画像

（拜占庭画家笔下的医学之父。画家赋予希波克拉底一张高贵的面孔，一副让人一见难忘的身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配得上他无比的才学。遗憾的是古希腊人为希波克拉底画的像和铸成的雕塑都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只能从罗马时代的摹本中揣摩这位伟人的容貌。）

瘟疫袭来之后，人们对雅典避之惟恐不及。但此时希腊北边马其顿王国的一位御医，却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雅典救治。他一面调查疫情，一面探寻病因及解救方法。不久，他发现全城只有一种人没有染上瘟疫，那就是每天和火打交道的铁匠。他由此设想，或许火可以防疫，于是在全城各处燃起火堆来扑灭瘟疫。这位御医就是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著名医生，欧洲医学奠基人希波克拉底。

希波克拉底出生于小亚细亚科斯岛的一个医生世家，祖父、父亲都是医生，母亲是接生婆。在古希腊，医生的职业是父子相传的，所以，希波克拉底从小就跟随父亲学医。父母去世后，他在希腊、小亚细亚、里海沿岸、北非等地一面游历，一面行医，从而增长了知识，接触了民间医学。

那时，古希腊医学受到宗教迷信的禁锢。巫师们只会用念咒文、施魔法、进行祈祷的办法为人治病。这自然是不会有什么疗效的，病人不仅被骗去大量钱财，而且往往因耽误病情而死去。

一天，希波克拉底在街上看到一个人突然神志不清，全身抽动，面色青紫，口吐白沫。周围的人都惊惶失措，纷纷说：“他中邪了，赶快请巫师来吧。”

这时，恰好有位僧侣经过，他装模作样地看了看病人就说：“他得了神

病，只有神才能宽恕他，快把他抬到神庙里去吧。”

“不对！”希波克拉底走上前说：“世上根本没有什么神病，他得的是癫痫病，把他抬到神庙是治不好病的。”

那僧侣根本不把希波克拉底放在眼里，他高傲地说：“什么癫痫不癫痫的，他的病是山神给的，只有祈祷山神才能治好。你不懂就别瞎说，惹恼了山神，也让你患上神病！”希波克拉底理直气壮地说：“癫痫病并不比其他疾病神秘，而是和其他疾病一样，具有相同的性质和相似的起因。只有魔术师、江湖术士和骗子手，才会把它当做神病！”

“你胆敢当众咒骂山神，好大的胆！那么，你说这病是什么引起的？”

“脑，是他的脑子出了问题，才会变成这样子。”希波克拉底毫不示弱。

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的科学解释是不可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的，那个病人最后被抬到神庙里去了，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希波克拉底指出的癫痫病的病因被现代医学认为是正确的，他提出的这个病名，也一直沿用至今。



希波克拉底在治疗病人

还有一次，希波克拉底碰到一个巫医给骨折病人治病。病人右腿被车轮辗断，鲜血淋淋，已昏死了过去。但巫医还硬叫家属扶着病人用左腿跪在神像前，他自己则念念有词，不知在说些什么。

希波克拉底气愤地走上前说道：“靠念咒语怎能治好他的伤呢？这简直是在折磨病人，简直太荒唐了！”

巫医不屑一顾地说：“看来你会治伤啊，那好，你说他的伤怎样治？”

“清洗创口，进行牵引，使断骨复位！”希波克拉底对骨折病人提出的治疗方法，是合乎科学道理的。为纪念他，后人将用于牵引和其他矫形操作的白床称为“希波克拉底白床”。